西羌傳第七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七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蜀金城郡巳上並續漢書文）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

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
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
婚姻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
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
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
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
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
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

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
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泰閒曰西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即啓八代孫仲康之子
爵命由是服從泄啓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
入居邠岐之閒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

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
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殷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須之文及
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爲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褻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
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

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
命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代始呼翳徒之戎皆
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
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遂攘戎狄而戎之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見詩小雅采薇篇乃

以事紂惟知時又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尚書
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
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
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大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
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又宣王立四年使秦仲

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
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郤後二十七年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
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
隰二水名戎人滅姜戎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
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
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
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文侵遂廢申

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
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
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
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貎郩冀之戎狄即狄道
貎即貎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
北地郡也洛川
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
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
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杜預注左
傳云楊拒

戎邑也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
氏杜預注云梁南有
霍陽山皆蠻子之邑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
魯莊公伐秦取郩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
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八公十
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
知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
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並見左傳
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
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
見僖二十二年允姓

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爲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

西羌

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閒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

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

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云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

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大豪寄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劒教之田畜

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獻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豲戎豲音九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鞏牛種越萬羌是

西列置四郡 酒泉武威張掖勢煌也 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 姐音紫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抱罕 安故縣屬隴西郡抱罕縣屬金城郡抱音鈇 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 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 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

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幺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幺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幺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

輔政欲燿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劉攽曰使驛說見上宜攷作譯卷中攽此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

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從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

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貪而先零卑湳並皆
強富數侵犯之湳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
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
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
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
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
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
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

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
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
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
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爲其渠帥二年秋燒
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
塞劉盱遣兵於抱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
允街允音鉏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

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鉏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敗於白石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爲盡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擊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

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柏人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春秋莊公二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請降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

之其小種若東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

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窘 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藏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

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滇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滇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葯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

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關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盧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曰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

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
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
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
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
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
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
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户以隴西太守
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

傅育狃忕邊利 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 章和元年
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
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
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
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
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 ○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
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

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
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前煎當闐等相結
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
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
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羌國諸胡會
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求元元年
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以
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
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
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
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
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
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
設祖道令譯田氾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
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氾等以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
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
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
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
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
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
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
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

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
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
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
殺數百人乘勝深入習塞內諸種羌共爲
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
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
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
陽雍營二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

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

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
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
唐怨之遂擊殺其弟豪由是與諸種爲讎
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
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
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
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
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兎解降者

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
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
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
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
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
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踰隴相曹鳳上言
踰隴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
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

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搜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者（龍者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疾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鄯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

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

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

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

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臨

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
人寇褒中縣名屬蜀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
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
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
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十置京兆虎牙都尉
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
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高陵右輔都尉鄠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
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
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
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褒以身扞
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蜀隴
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
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矦霸代
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詔魏郡趙國常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妻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叛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

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
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
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錢
綵帛一億已上杜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
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
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林貢爲將軍別居
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
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

駱駞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
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
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
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
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
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
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
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

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
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庞霸病卒漢陽
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
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
闕賜號多庞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
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
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
零昌黨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

募刺殺叔都皆封庞賜錢又使屯騎校尉
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
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
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
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
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
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
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

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
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
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
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
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
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
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
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

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
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
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
逐飛自然之埶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
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
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
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
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

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 築馮翊北界候

西羌

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没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效功種號封刺殺零昌

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埶俱進狼莫等引退乃據高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略人男女千餘人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略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虜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藏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乏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徼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

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

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壘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

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

西羌

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

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

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

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喙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零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鍾羌良

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
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以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
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
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劉攽曰案文實當作賢即馬賢也賢
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
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
軍復以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
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
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
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
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
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
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
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

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劉攽曰三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旦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

風漢陽隴道依據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
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
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
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
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史督録征西營
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
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

長吏郃陽令任顓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顓音於筠反）遣
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
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
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
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
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
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户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北界（參戀縣名屬蜀安定郡戀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

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二出塞領護羌校尉衙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鸛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鸛陰縣名屬安定郡）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

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滇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鄣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

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

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
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
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
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
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
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
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

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
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
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
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
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
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
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
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

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比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凡都也）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嘗往來氐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户内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内屬拜造

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
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
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
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
參狼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
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
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

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
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
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
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
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
從漢兵戰鬬隨埶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
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
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

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

鞬以鳥驚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櫜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閒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

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虜（說文曰徽糾繩也纆索也）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胔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関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焚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

西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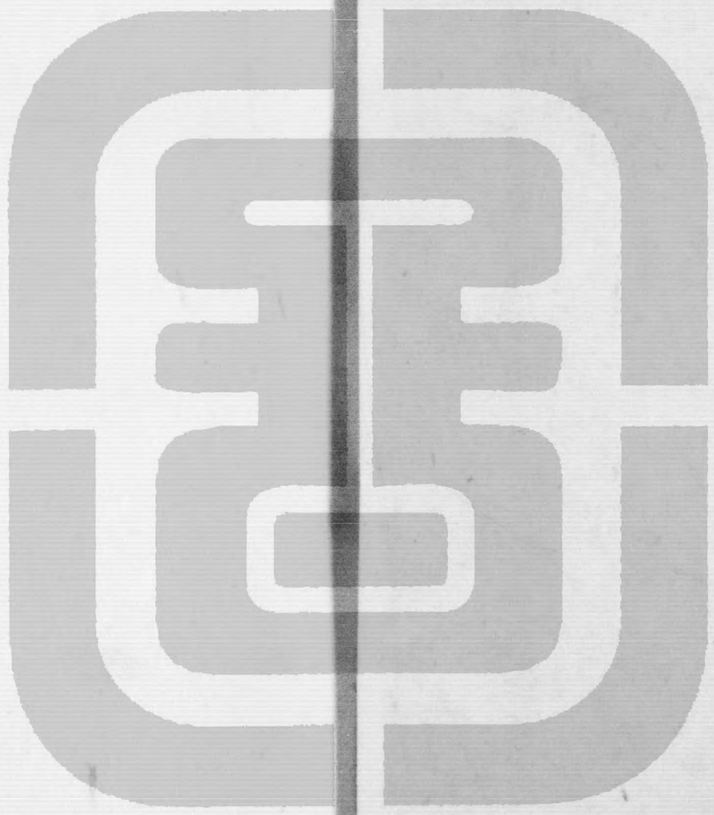
隲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粮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尅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

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蒙沒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顳顬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西羌

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

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爲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山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蜀定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西羌傳第七十七